

Der Schuss im Park

Gerhart Hauptmann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Gerhart Hauptmann

公园里的枪声

[德国] 霍普特曼 著 | 高瑀晗 于沁然 译

Der Schuss im Park

Gerhart Hauptmann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公园里的枪声

【德国】霍普特曼 著 | 高瑀晗 于沁然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园里的枪声 / (德) 霍普特曼著; 高瑀晗, 于沁然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579-3

I. ①公… II. ①霍… ②高… ③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德国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德国—近代 IV. ①I5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7563 号

书 名	公园里的枪声
著 者	(德) 霍普特曼
译 者	高瑀晗 于沁然
责任编辑	孙金荣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75
字 数	165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579-3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狂欢节	001
道口工蒂尔	021
信徒	051
迷娘	066
海怪——一则虚妄的故事	129
公园里的枪声	194

狂欢节

帆船匠吉尔波洛克已经结婚一年了。他在湖边有着相当可观的产业：一座房子，一个农场，一座花园以及一些土地：奶牛在棚子里“哞哞”地叫，鸡和鹅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，猪圈里关着三只今年就要杀掉的大肥猪。

吉尔波洛克虽然比他的妻子年纪大些，却更迷恋热闹欢愉的生活。结婚以来，他们几乎整日流连舞池。吉尔波洛克时常说：“只有傻瓜才把结婚看成受罪，对不对，亲爱的小玛丽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粗壮的胳膊拥抱他丰润的妻子，“要我说，生活的乐趣才刚刚开始。”

的确如此。除了玛丽怀孕的最后六个星期之外，结婚的第一年对他俩来说仿佛是一个无休止的大派对——这六星期也只是稍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。生完孩子之后，每当清风伴着华尔兹吹进这间偏僻的小屋，他们便兴冲冲地去参加舞会了，孩子则留给祖母照顾。

吉尔波洛克夫妇不仅自己村子的舞会场场不落，连周围村子举办的舞会都很少缺席。即便祖母卧病在床——这种事时有发生——他们也有办法把这个“小尾巴”带去参加舞会。他们在舞厅中找个角落，把孩子放在两把椅子上面，用披肩和围裙包裹起扶手来遮挡灯光。在震耳欲聋的乐器声中，在人群嬉笑喧嚣声中，在酒气与烟雾缭绕之中，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度过一个又

一个夜晚。

假如在场的人感到惊讶,帆船匠总是这样回答:“这才是吉尔波洛克儿子,懂吗?”如果小古斯塔夫哭了起来,他的母亲就会赶在一首曲子结束之后立刻把他抱进凉快的门厅里。她会坐在楼梯的台阶上,或者其他什么地方,把她那因为喝酒跳舞而热得滚烫、喘息不停的乳房送到孩子的嘴边,孩子则贪婪地把乳汁吸吮一空。喝饱之后,小古斯塔夫常常会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,这让他的父母感到一丝满足。孩子的兴奋十分短暂,他很快就沉睡下去,直到第二天早上。

夏天和秋天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一个晴朗的早上,帆船匠走出家门,发现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。松树的枝桠全白了;大雪包围了湖泊和村庄,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。

吉尔波洛克十分喜悦,因为冬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。白雪让他想到了白糖,白糖又使他联想到格罗格烈酒;格罗格烈酒常常被摆在节日里温暖明亮的房间中;最后他又想到冬天里那欢庆不渝的节日中去了。

望着那些缓慢移动、吃力前进的小船,他暗暗地笑了,因为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。“马上,”他自言自语道,“冰马上就会结得厚厚的,我最美妙的日子要来临了……”

如果把吉尔波洛克先生看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大错特错了。恰恰相反,他比所有人干活都要努力。不过一旦湖面封冻,船舶相关的活计整月地停止,他也丝毫不会抱怨,默默地寻找一个庆祝的好机会。

吉尔波洛克嘴中叼着短烟斗,烟斗中喷着一团团烟雾;他慢慢地走下斜坡,来到了湖边。他用脚轻轻地踩了一下冰面,——出乎他的意料,冰面突然裂开了。尽管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试了

试,但还是差点儿就掉到湖里去了。

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斗,咒骂着往回走。

一个一直观察他的渔夫朝他喊着:“帆船匠,你想滑冰了?”^①

“有什么不行的,这就是一周之内的事儿!”

“那我可得去买一张新渔网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我得把你捞起来啊,你肯定会掉到湖里去的。”

吉尔波洛克爽朗地笑了起来。正当他要回敬渔夫几句时,他的妻子喊他回家吃早饭了。在回去的路上,他琢磨着洗洗冷水澡也不错,他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呢。

吉尔波洛克夫妇一起吃着早饭。

老祖母坐在窗前慢慢地喝着咖啡,时不时地微微张开双眼,担心地瞧着脚下搁着的绿色小箱子。此刻,她正颤抖着细长干枯的双手,打开身边的小抽屉并来回摸索,直到她用手指夹出一芬尼硬币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脚下那个小箱子的铜质箱口中。

就如平常一样,老人找到夫妇俩忘记替她收起的硬币时,她那严肃、憔悴的面孔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吉尔波洛克和他的妻子看着这一幕,彼此会心一笑。

就在昨天,这个年轻的妇人又把一个马克兑换成了芬尼,开心地向她的丈夫展示这一堆硬币。

“母亲可是个称职的储蓄罐,”吉尔波洛克一边说着,一边热切地盯着那只绿色的小箱子。“谁能想到这个箱子里还有很多钱呢?要是她去世了,我们就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,这一点

^① 在这个故事里,霍普特曼引用的对话均出自柏林东南部的方言。

你大可放心。当然上帝保佑她不死。”

吉尔波洛克的话令他的妻子感到十分愉悦，她站了起来，一边扭动着身体，一边哼起歌来：“我们一起去非洲，一起去喀麦隆，一起去安哥拉……”^①

一阵突如其来狗的吠叫打断了她的歌声。家里那条棕色的小狗洛基因为靠近绿色的箱子，被老人狠踢了一脚。小狗一瘸一拐地钻到壁炉后面，不停地发出呜咽的惨叫。这情景惹得夫妇俩笑个不停。

老妇人不住地咒骂这条狗，吉尔波洛克朝着他听力不好的母亲喊道：“母亲打得好，它胆敢嗅你的箱子，别说是猫狗了，任何人都都不应该碰它！”

“她有她的智慧，”吉尔波洛克一边得意地说着，一边随着妻子走进院子，看着她给牲畜喂食，“我们一块钱都不会少的，对不对，小玛丽？”

玛丽开始麻利地搅拌饲料，尽管天气寒冷，她还是把袖子和裙子边高高地挽起，健康、丰腴的四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吉尔波洛克满意地瞧着他的妻子，同时为母亲的吝啬而带来的无形财富感到开心不已。

此时他无心干活，满心陶醉在这种愉快的情景中。他眯起眼睛，打量着肥猪厚厚的脊背，好像它们已经变成了火腿、香肠和熏肉了。紧接着他巡视了被白雪覆盖的院子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个院子就像一个盖着白色桌布的大餐桌，上面摆着烤鸡、烤鹅和烤鸭，尽管它们目前还活着。

他的妻子玛丽在给家禽悉心地喂食。孩子的哭声从房子里

① 当时的流行歌曲，庆祝德国获得了非洲殖民地。

传出来，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这让她不得不停下手边的活计。在她看来，家禽的健康兴旺是她生活的首要目标，而孩子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。

狂欢的日子来到了。全家人一起享用着下午茶，一岁的小古斯塔夫在地板上玩耍。所有人的兴致都很高，究其原因，一则是煎饼美味，二则今天是周六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是村里化装舞会的日子了。

玛丽打算扮成一个农妇，她的衣服早已经准备好，挂在熊熊燃烧的灰色大壁炉的旁边。从上个月罕见的寒潮开始，壁炉里的火一刻也没有熄灭过。这次的大寒使得湖面封冻了起来，哪怕满载货物的卡车也可以安全地行驶在上面。

祖母和往常一样，蜷缩在窗边她的宝贝旁边；小狗洛基趴在壁炉门前面，火光映红了它的身体；壁炉中不时传来噼啪的响声。

今天的舞会据说是这个冬天最后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了，自然要玩个痛快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冬天过得十分惬意。他们只做了几次小活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家或是别处的节庆、舞会和宴会上。慢慢地，积蓄越来越少，牲畜也明显少了很多，但他俩的情绪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

一想到来年夏天过后的丰收，他们就感到十分地舒心；只要瞥一眼祖母的绿箱子，种种焦虑也瞬间一扫而空。

老人脚下的绿箱子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都能对他们夫妇俩产生极为安慰的力量：即便猪感染了瘟疫，想到它他们就平静下来；就算帆布涨价或者生意变得难做，他们只要想起这只绿箱子，焦虑马上烟消云散。

他们似乎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绿箱子上，一旦家里的收入受

到影响,他们就开始梦想着打开它——那简直是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刻了!

他们早就规划好如何使用箱子里的钱了。首先,他们打算来一场为期一周的愉快旅行,就去柏林吧!小古斯塔夫就在家呆着,他们打算把他送到湖对岸的施泰本村的亲戚家去。

每次提到这次旅行,他们都感到万分喜悦。吉尔波洛克认为这可以算作第二次蜜月旅行,而他的妻子则回忆起少女时代,滔滔不绝地讲起莱恩茨马戏团,哈森海德和别的什么好玩的地方。

跟往常一样,他们再一次谈论到关于这次旅行的话题。小古斯塔夫突然做出滑稽有趣的动作,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举起了两条皱巴巴的小胳膊,好像在说:“听!”从他脏脏的小嘴中发出了蛤蟆似的呱呱的叫声。

这对父母忍着笑意,饶有兴趣地看着孩子有趣的举动。最后他们实在憋不住了,放声大笑起来。可能是他们笑得太大声了,小古斯塔夫吓得哭了起来,这哭声引得老祖母也回过头来,露出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。

“好了,别哭了傻孩子,没有人敢来欺负你的,”玛丽安慰着,她就站在孩子的前面,穿着红色的裙子,看起来与农妇有几分相似。“不过你在搞什么呢,”她接着说,“你的胳膊和身体就像个杂技演员似的晃个不停,就像逮到兔子一样激动。”

吉尔波洛克一边忙着整理晚上要穿的黄色燕尾服,一边笑着解释:“他在说湖的声音,”他说着,“你听!”

窗外的确传来了时而强烈时而温柔的声音,如同低音号一般悠扬,这是厚厚的冰层下面水浪的冲击声,孩子想必是听到了,所以试图模仿这种声音。

就快到傍晚了,这对夫妻越发地兴奋起来。他们互相帮着穿

好衣服，边开着玩笑边打闹着，这也是吉尔波洛克十分擅长的相处方式。他的小妻子起初笑个不停，突然她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原来是被吉尔波洛克手中的烟灰色的鬼脸面具吓坏了。他把面具戴在头上，用他的话来说，他要吓唬吓唬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们。

“把面具拿走吧，求你了，”她颤抖着身体嚷着，“你看上去就像已经入土三个星期了！”

但吉尔波洛克反而更开心了，他用手托着这个面具，跟在她屁股后面走，不管她的脸转到哪一边，那个鬼脸面具都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。最后她真的生气了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，把这个丑陋的鬼脸拿走吧，”她哆嗦着，有些站不住了。吉尔波洛克憋不住地放声大笑起来，他一下倒在了木椅子上，差点把椅子压塌了。

最后，他们总算穿戴整齐了。吉尔波洛克穿着黄色的燕尾服、天鹅绒裤子和系带鞋子，头上别着纸板做的夸张的墨水瓶，里面还插了一支巨大的鹅毛笔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凶恶的讨债鬼。玛丽则扮成了一个农妇，光滑的头发上戴着一只纸质的玫瑰和常青藤。

当钟的时针指向七的时候，他们走出了家门。

不过这一次，他们不得不把小古斯塔夫一起带去，这令扮成农妇的妻子苦恼不已。

老人最近中风了，他们没有办法让她帮忙干活。她顶多能够自己穿脱衣服，这点小事就会让她筋疲力尽。

他们把准备好的食物放在灯下的窗台上，然后就心安理得地离开了家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

他们与老人告别，朝着她半聋的耳朵大声喊着：“我们走啦！”紧接着，他们把门从外面反锁上，这下子，屋里只剩下坐在窗边的

老人和趴在壁炉前的小狗洛基了。

那只有些年头的黑森林时钟缓慢地摇摆着，发出了“滴答，滴答”的响声。老人沉默着，偶尔会用刺耳的嗓音祈祷一番；洛基一动也不动，梦里不时地发出低沉的咆哮声。此刻，窗户外面传来了隆隆作响、清晰可闻的水浪声，湖面被墨色的松林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明亮的月光映照在上面，仿佛钻石般闪耀夺目。

吉尔波洛克夫妇迈入了舞会大厅，响起了一阵欢迎的号角声。

“讨债鬼”引起了会场不小的骚动。农妇、吉卜赛女郎和女商人们纷纷尖叫着逃到了她们的骑士、庄园主和铁路工人的身边。他们粗鄙的身上套着紧绷的衣服，佩带着刀刃上净是缺口的装饰剑。

帆船匠对于自己出场造成的轰动感到十分得意，他像一只钻入羊群的恶狼一样，将这些女人和姑娘们吓得四处逃窜。这个把戏足足上演了三个小时，他感到十分快意。

“喂，讨债鬼朋友，”有人向他喊道，“你看上去就跟被吊死了三回又被救了一样。”还有人建议他喝点烈酒，那种感觉更棒。

这个建议有点多余，这个“讨债鬼”早就灌下了一肚子烈酒。在他的“死人头”里浮现出的是另一个更加疯狂的化装舞会。

他浑身发热，兴高采烈，好像在与真正的“讨债鬼”一同畅饮着。

十二点一过，大家纷纷取下了自己的面具。此刻，吉尔波洛克的朋友从大厅的四周涌来，纷纷惊奇地告诉他说：“你真是疯狂透了！”

“你这个狡猾的家伙，你这个讨债鬼！”

“我们应该猜到的，”一个喝醉的船夫嚷嚷道，“除了你，谁还

能有本事扮演死了三次的讨债鬼呢？”

大伙都笑了起来。

“这就是帆船匠啊，这才是帆船匠呢，”人人都这样重复着，和以前很多次一样，他又一次成为了舞会的焦点。

“感觉棒极了，”他向着混乱的人群嚷嚷着，“没有比扮死人更好玩儿的了，不过我还不够瘦。开始吧，音乐，音乐！”他的叫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。

“奏乐，奏乐，奏乐！”不知道谁喊了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直到乐队猛然发出一个刺耳的声音，然后开始乱七八糟地演奏起来，这喊声才渐渐停止。人人都加入了混乱的狂舞之中。

吉尔波洛克疯狂地扭动着身体，他用脚打着拍子，吼叫声甚至盖过了音乐声。

“我得让你们知道，我活得好着呢，”当跳到面带微笑的低音提琴手面前时，他发狂地喊叫着。

吉尔波洛克紧紧地搂着玛丽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只能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要叫嚷出来。她感觉他已经开始厌倦扮演“讨债鬼”了，渐渐地回到现实中来了。

舞会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他拼命地喝酒，也向朋友们极力劝酒。

“干杯，朋友们，”他含糊不清地叫道，“我绝对不会破产的，我妈妈有的是钱，非常非常有钱！”他强调着，意味深长地眯着眼睛，举起一杯满溢的酒来，颤颤巍巍地端到自己的嘴边。

舞会已经到达了高潮，眼看着就要结束了。客人们一拨接着一拨地离开了，但是吉尔波洛克夫妇和几个同样兴致勃勃的人一样，一点都没有感到疲倦。这一次，小古斯塔夫幸运地呆在一个漆黑的门厅里，与之前相比免除了很多打扰。

最后连乐队都离开了。有人提议玩纸牌游戏“上帝保佑科恩^①”，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采纳了。玩着玩着，很多人开始打瞌睡，这中间就有吉尔波洛克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微弱地穿过窗子照射进来的时候，吉尔波洛克夫妇醒了过来。帆船匠一睁开眼睛，就开始大声唱着睡前没唱完的那首歌。

天慢慢地亮了起来。“嘿，”他喊着，“我们不要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天都亮了，干吗要回家呢？”

有几个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，他们真的玩够了，也不该太过分了。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响应他的话。

那干什么呢？

有人提议去哈尔茨酒馆。

“就这么定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去树林里走走，就算那边的地上有雪也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起走去哈尔茨酒馆吧。”

“清新的空气啊，多么地清新啊！”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叫着，一起朝门口涌过去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又是一个星期天。太阳像一片巨大的深黄色金属板，隐藏在炭黑色的松枝后面。这松林距离酒店不过几百步远，就位于湖岸边。金色的薄雾穿透松林，照射在林间的缝隙和黯淡的枝叶上，给大地和天空带来了淡红色的光辉。尽管天气十分寒冷，但地上没有积雪。

人们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拍打着沾满舞会气味的衣服。有几个刚才还反对吉尔波洛克建议的人，此刻也开始赞同起来。紧接着有人提出，主意是不错，不过至少应当回家换一套衣

① 这是一种赌钱的游戏。

服吧，不然会被别人笑话的。大家都深以为然，包括吉尔波洛克在内的几个人也打算先回家看看。因此他们决定先回家，到了九点再一起出来散步。

吉尔波洛克夫妇率先离开了，其余的人几乎没有不羡慕这对年轻的夫妇的。他们说：“要是我们也能这样多好啊。”大家目送这个快乐的丈夫，一边抱着小古斯塔夫，一边牵着他妻子的手越走越远，渐渐消失在树林深处，然后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。洛基看见主人回来了马上兴奋地迎了上去，而老祖母依然躺在床上。他们煮好了咖啡，把老人叫醒，告诉她说，他们马上还得出门。老人头也没有抬一下，喃喃地咒骂了起来。他们拿出两个硬币才使她平静下来。

玛丽正在忙着给小古斯塔夫换衣服，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：“玩得差不多了，我们不如在家里呆着吧。”

吉尔波洛克非常恼火。

“我的头很疼，后背也疼得要命。”

吉尔波洛克告诉她，喝一杯黑咖啡就全好了，他们是一定要去的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出的主意。

咖啡发挥了作用。他们给小古斯塔夫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正准备出门，一个渔民找上门来。他想在星期一上午之前补好一张船帆，那时会有一场大型的快艇赛，这个帆是为了他的玛丽号冰上快艇准备的。

吉尔波洛克拒绝了他。就为了这区区几个钱，就把大好的星期天搭进去，简直太不划算了。

这个男人又承诺会给他很高的报酬，但是吉尔波洛克依旧拒绝了他。工作日是工作日，周末就是周末。

他们一边说话一边走出屋子。渔民说他可以自己缝补这张

网,只要他们提供帆布就可以。吉尔波洛克再一次拒绝了他,就如他所说,他不允许自己的信誉有任何的损失。

大家在旅店门口集合。阳光驱走了寒冷,这次短途旅行令人格外地期待。丈夫们讲着笑话,他们高声歌唱,如雄鹿一般在林中冰冻的地上跳来跳去,踩得地面嘎嘎作响。树林中回荡着他们的叫喊声、欢笑声。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,为了御寒,他们还随身带着几瓶白兰地。

到了酒馆,他们又开始载歌载舞起来;中午时分,大家都准备回家了,玩闹的兴致也大大减少了。

下午两点钟,吉尔波洛克夫妇回到了家中。他们多少有些疲倦了,但绝不是对玩闹产生了厌烦的情绪。帆船工正打算把钥匙插入门锁内,却犹豫地转过身来。在打哈欠的时候,他的心里竟然出现了巨大的空虚感。

他的眼光落在了大镜子般的湖面上,有人在上面溜冰、玩雪橇,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。

“亲爱的,”他说,“我们再去玩会儿怎么样?去对岸施泰本村你姐姐家——你觉得怎么样?中午睡觉简直是浪费时间。”

这个年轻的女人简直累坏了,她愁眉苦脸地解释说自己实在是走不动了。

“这有什么难的,”吉尔波洛克回答道,他立刻跑到后院找来了一个涂了绿色油漆的木头雪橇。

“这样就没问题了,我保证,”他继续说着,忙着把挂在雪橇靠背上的冰鞋套在脚上。

还没等玛丽再一次表达她的疑虑,吉尔波洛克已经迅速地把孩子抱上了雪橇。在他那充满力量的手臂的推动下,雪橇很快便飞驰在闪闪发亮的冰面上。

到了离湖畔只有四十多米的地方时，这个年轻的妇人转过头，又看见那个渔夫在敲他们家的门。他一定是发现他们回家了，才决定再一次请求他们。

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吉尔波洛克。

吉尔波洛克突然停住了，回头看了一下，噗嗤一下笑出了声，这让玛丽感到莫名其妙——那个人拿着他的帆自信满满地站在他们家门口，却不知道屋子的主人早就离去，已经狂奔在身后的冰面上——这简直太可笑了！他边笑边说道，还好没有再遇到他，否则这趟旅行肯定要泡汤了。

在整个冰上滑行的过程中，吉尔波洛克时不时地回过头去，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还在门口；直到他和孩子、妻子到了对岸，那个人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渐渐地朝着村庄的方向离去。

玛丽的姐姐在施泰本村开了一家小酒馆，此刻她和丈夫正在招待几位好朋友，对于妹妹一家的到访她感到十分开心。他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端上来了咖啡、薄煎饼，又拿出了好酒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男人们开始打牌，女人们则聊起了家长里短。在座的除了亲戚以外，还有几个城里来的客人，天色一暗，这几个人就匆匆地动身回家了。

“外面的月色很好，”主人边说着边把账收起来，“冰也上冻得十分结实，你们不必着急回家。”

这几个城里人还是走了，嘴里却说他们一点都不害怕。

“胆小鬼，”吉尔波洛克对他的姐夫轻声说着，他的姐夫叹了一口气，示意继续刚才的游戏。他向吉尔波洛克举起酒杯，并喝下了半杯。

其中一位太太向在座的男人们问道：“那个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？”